

---

# 歐陽無畏教授（君庇亟美喇嘛）的學術貢獻與影響

---

蕭金松\*

## 摘要

堪稱「臺灣藏學之父」的歐陽無畏教授（1913-1991），1933年受聘青海師範學校教席，課餘學習藏文。1934年參加西藏巡禮團入藏，於哲蚌寺果芒扎倉出家，法名君庇亟美。第一階段旅藏七年，共歷十五學級，已學得般若、中觀、量釋、俱舍、戒律等五部大論，屢次代表扎倉參與三大寺中辯經，折服群英，傳為美談。其間並利用課餘，完成後藏、尼泊爾及大旺之旅，撰著《藏尼遊記》及《大旺調查記》二書。1949年，歐陽喇嘛第二次入藏，回哲蚌寺果芒扎倉，繼續研讀德光律經，並受具足戒，精通顯密教法，準備應考格西學位。1950年冬獲堪布通知已呈報為拉然巴格西補位，將參加下年度公開辯經決定名次。無奈時局逆轉，不便久留，次年四月離開拉薩，滯留印度年餘，1952年九月回到臺灣。先後擔任高雄縣立林園初中、省立嘉義女子高中英文教師，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兼祕書。1961年起擔任國史館纂修兼徵校處處長，期間並兼任政治大學邊政系、邊政研究所教授，講授西藏語文、歷史、文化等課程，直到1979年退休。歐陽教授於1975年起自設絳帳，按三大寺五部大論學程，依藏文原典，每周為徒眾講解藏傳佛學，直到1991年圓寂為止，培養許多藏學及佛學人才。本文試從歐陽教授的生平事功、著作、教學各方面成就，探討其對臺灣藏學與藏傳佛學的貢獻與影響。

**關鍵詞：**臺灣藏學、藏傳佛學、歐陽無畏、君庇亟美

---

\*臺北：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政治大學民族系副教授退休。

## 一、生平事功

堪稱台灣藏學之父的一代藏學大師君庇亟美喇嘛（Chos 'phel 'jigs med，1913—1991），俗姓歐陽，單名鷲，字無畏（即出家法名「亟美」之意譯）。江西省興國縣人。民國2年生，民國80年圓寂，享年七十九歲，僧臘五十八，戒臘三十三。

歐陽先生自幼文思敏捷，過目成誦，自童稚以至大學教育均完成於東北。中學時期勤習英數理化，大學時期深入政經文教，關注邊疆情事。民國19年，年雖未冠即以卓優成績畢業於馮庸大學政治系。民國22年，隻身遠赴西寧，受聘於青海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授英文、數理、化學等課程。同時參加「藏文研究會」開始學習藏文，曾與楊質夫、吳均等數位好友組織合編《藏文詞典》，可惜後來文稿遺失，並未出版。

民國23年，歐陽先生參加「西藏巡禮團」，隨同青海省政府秘書長黎丹等人入藏，同行取經道友大多慕名依止於喜饒嘉措大師學經，大師是當時集講說、辯論、著述三方面盛名於一身的大格西，卻因弟子甚眾，及教務繁忙，縱有講學也難遷就初學，因此學習效果並不理想，多數半途而廢。歐陽先生以務實為本，獨自於哲蚌寺果芒扎倉之罕東康村落籍<sup>1</sup>，依止一位也是拉然巴格西、學問淵博的蒙古喇嘛袞曲丹增（dkon mchog bstan 'dzin）學經，有了具格上師的指導，得以依循學制從基礎學起。幾個月下來，求法意志更加堅定，不顧其父親秋帆公電稱「應以家為，不許落髮」的阻止，於是年9月，正式祝髮剃度，法號「君庇亟美」。同時獲國立中央大學聘其為駐藏研究員，緣此學法生活得以支持。

歐陽喇嘛天資穎慧，第一階段在藏地七年，共歷15學級，已學得般若、中觀、釋量、俱舍、戒律等五部大論，升入格西研究班中。也兼學西藏歷史、文法論、宗義、道次第及大威德金剛等顯密教法。<sup>2</sup>按三大寺慣例，每年冬天各學院（扎倉）停課，派優秀僧侶至絳普寺冬季法會辯論《釋量論》，稱「絳袞却」（'Jang dgun chos），歐陽喇嘛年年都參加。據其自述，曾創下連續20天夜讀不寐，日則舌戰群雄的紀錄，其勤奮至此。

1 三大寺的組織，係由喇吉、扎倉、康村三級管理機構組成。扎倉是寺院的中堅組織，全部教學活動都在扎倉內進行，有相當獨立性。扎倉的下一級組織是康村，它是寺院的基層組織，按照地區命名，分管入寺各路僧人，是僧人起居坐息的地方。大的康村之下還有密村的次級組織，性質和康村相同。扎倉之上管理全寺磋欽（大經堂）事務的一級組織，是一個叫喇吉的全寺最高管理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中，各扎倉的堪布是當然的委員，並且選一名年資最高的堪布總其成。

2 民國三十三年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沈宗濂發給的果芒堪布具名之漢僧學習證明的漢譯認證。楊嘉銘〈民初遊學西藏的漢僧及其貢獻〉，收於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周年紀念論文集》，頁66，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二十六年（1937）七月至二十七年元月，歐陽喇嘛趁寺中經課稍鬆，自拉薩出發，實踐藏尼之旅，前後192天，經後藏至加都滿都，沿途精繪地圖，詳記山川形勢，交通里程，寺院聚落，人物典故，風土民情，寫成《藏尼遊記》一書，留下許多翔實珍貴的紀錄。二十七年（1938）七月，再以45天的旅程，歷盡艱辛，經翠南抵大旺，詢當地土人關於英軍一切侵擾實情，暨大旺通各地道路情形等，秘密完成大旺調查，撰寫《大旺調查記》一書，紀錄下自己所形容的「西藏旅行痛苦經驗」。<sup>3</sup>

二十九年（1940）底，歐陽先生在哲蚌寺的學經課程已經圓滿告一段落，並且升入格西研究班，可以暫離寺院，等到考格西之前再回去。乃向堪布告假，返抵陪都重慶。三十年（1941）起擔任政治學校訓導工作，並在國立中央大學與政治學校兩校教授藏文。三十三年（1944）擔任蒙藏委員會籌辦的藏民子弟學校籌備委員，準備入藏，並未成行。三十四年（1945），抗戰勝利，政府還都南京，除繼續任教兩校外，並兼任國防部邊務研究所藏文教席。三十五年（1946）應東北行轅政治委員會之聘，任專司研究設計之秘書。

三十七年（1948），歐陽先生回南京，計劃第二次赴藏，除欲完成格西學位外，並基於愛國情操，慨然兼負國防情資之任務。曾作〈歸思〉詩以明志：「鉢乞歸來劍氣沉，浮槎泛海亂雲深，人間有勢還須我，去了西天一片心。」是年隆冬，歐陽先生披着僧袍自西寧首途，駝行千里，餐風沐雪，備極艱辛，途間詠詩寄懷，談古論今，頗多佳構，集成《重征片吟稿》二卷刊行。

三十八年（1949）三月十八日，君庇亟美喇嘛抵拉薩，重回哲蚌寺果芒扎倉，深入研習戒律，讀德光菩薩毘奈耶經。同年八月，在「勤策剃來十五載」之後，正式領受比丘戒。有〈八月十五日無畏作苾芻詩〉為證：「……受持衣鉢具毘尼，虔心一再回遮問，我不陰謀王家為，僧伽梨立而生慚，菩提法器誓能堪，輕重棄殘墮悔學，聞持二百五十三，儀軌誦圓唱吉祥，洒穀繽紛空雨香，天外赤霞光解界，炎炎紅日亮東方。」<sup>4</sup>道盡繫邦憂國的沉重心情，世出世間法的難以拿捏。

歐陽喇嘛第二次遊學西藏駐錫二年餘，連同第一次總計在拉薩不到十年，已圓滿五部大論全部學程，精通顯密教法，曾屢次代表學院（扎倉）參與三大寺中辯經，折服群英，為哲蚌寺爭得無上光榮，至今仍傳為美談。三十九年（1950）底，歐陽喇嘛獲堪布通知，已被學院呈報為「拉然巴格西補位」，將代表學院名額參加下年度格魯

3 歐陽無畏著《大旺調查記》（手稿）序，頁1，臺北：政大邊政研究所印行，1986。

4 君庇亟美著《重征片吟稿》，頁50-52，臺北：1950年代自刊。

派最高學位考試，以公開辯經決定名次。可惜不久中共解放軍進逼拉薩，歐陽喇嘛因身負任務，衡量時局不宜久留，乃於四十年（1951）四月，單身匹驢黯然離開拉薩啟程赴印。行前贈詩留別同學漢僧，依前後詩作唱和情形，至少有永燈、滿度、聖聰、觀空、融通、恆演、廣潤、永覺等法師，當時選擇繼續留下。<sup>5</sup>

按照格魯派學制，任何一位僧人，只要在三大寺學完五部大論，考取拉然巴格西學位，再進上下密宗學院，備足堪布僧職資歷後，便有機會候補北頂或東頂法主，晉身甘丹赤巴職位，取得最大的榮耀。為此，歐陽喇嘛在過噶拉塘途中，感念學院今年格西學位考試當畢，留詩如下：

祝髮皈世尊，期修淨識根，廿年勤律護，五論通玄元，  
 雄辯經壇震，微名雪國存，乖愆摺世網，物色跡禪門，  
 避禍身遑走，無辭心愧捫，闍黎召試至，抖擻駕行奔，  
 寺刹榮稱日，關山黯淡魂，欵欵回首望，梵闕辜師恩。<sup>6</sup>

四十一年（1952）九月，歐陽先生在滯印經年後回到臺灣，蒙先總統蔣公兩度召見，並入「革命實踐研究院」二十二期受訓。喇嘛向以出世之心，致力入世之事，來臺以後梵修如恆，卻卸僧服，改著常裝，婉拒一切供養，惟願窮其畢生所學貢獻國家社會。

四十三年（1954）起，歐陽先生先後擔任高雄縣林園初中、省立嘉義女子高中英文教師。四十四年（1955）八月至四十九年（1960）六月，應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之聘，擔任委員兼祕書，研究國界問題。五十年（1961），應國史館羅家倫館長之聘，擔任纂修，次年元月，更兼任徵校處長。

四十五年（1956），政治大學在臺復校，歐陽先生被聘為邊政系教席，教授西藏語文。五十八年（1969），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成立，續聘為兼任教授，講授西藏語文、西藏歷史、西藏文化等課程。其間，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曾聘其講授佛學概論，並指導博士生論文。

六十四年（1975）起，歐陽教授開始自設絳帳，按三大寺五部大論學程，依藏文原典，每周定期三小時，為徒眾講解系列藏傳佛學。六十八年（1979）十月，歐陽先

5 君庇亟美著《重征片吟稿》，頁68-76。

6 君庇亟美著《重征片吟稿》，頁81。

生自國史館退休，同時辭去所有學校教席，專意私人講授，直到八十年（1991）十月十日圓寂。

## 二、著作

### （一）專書

#### 1. 《宗喀巴傳》（譯著）

原稿於寄達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時，毀於戰火，未及出版。且利用課餘譯有《宗喀巴傳》文稿，然於寄往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之際，不幸毀於松滬會戰砲火。<sup>7</sup>

#### 2. 《藏尼遊記》

手稿完成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五月，四十三年（1954）五月，蒙藏委員會列為「邊情資料輯之六」出版（無地圖）。七十五年（1986），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影印手稿流傳。內容包括：藏尼紀程、藏尼日記及附記、藏尼絕句（124首）等三個部分，並附錄手繪地圖十幅。

#### 3. 《大旺調查記》

手稿完成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底。四十三年（1954）五月，蒙藏委員會列為「邊情資料輯之七」出版（無地圖）。七十五年（1986），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影印手稿流傳。內容包括：大旺調查報告、大旺調查遊記、大旺調查日記三個部分，及手繪地圖一幅。

#### 4. 《重征片吟稿》（詩稿，分上、下二卷）

記民國三十七年（1948）第二次經西寧入藏征途，返哲蚌寺讀德光律經，受比丘戒，參加三大寺辯經，候補拉然巴格西，及四十一年（1952）四月潛離拉薩，朝禮天竺，九月搭輪返臺，四年旅藏期間詩作近百首，並附友人詩和。民國四十年代曾自刊（袖珍本），分送親友。未正式出版。

摘錄四首如下：

---

7 《歐陽老師事略》，引自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周年紀念論文集》，頁首，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 (1) 〈三十八年元旦書懷〉

駝行鹼芨灘，歲改路途漫，培塿叢蹄刺，風沙剝面癩，  
荒窮炊糞拾，幕火斧冰餐，置酌誰團拜，孤燈孑影寒。<sup>8</sup>

## (2) 〈庚寅元旦〉

歲歲年年感不同，新正景色看西東，寒鴉古寺冰田闊，春燕歸巢樑屋空，  
貝葉光天留縞素，梅花香國放胭紅，貧僧只是枯心木，別土不萌解意風。<sup>9</sup>

## (3) 〈集寮舍四十事物〉

室櫛衣藥杖，鉢座飯經香，窗日風僧影，龕燈水佛光，  
茶華鬘供桌，鈴像杵旛場，讚禮跏禪壁，塵空息梵牀。<sup>10</sup>

## (4) 〈春夜經園集唄〉

法苑春生梵唄深，通靈木石具禪心，妙花落瓣供香色，慧鳥和鳴讚覺音，  
素月明燈輝寶繪，微風幽韻振空岑，迴翔瀏逝清栖暮，榆筴飄飛芳滿林。<sup>11</sup>

**(二) 論文**

1. 〈喇嘛教之我見〉，《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民國34年3月，重慶。
2. 〈西藏經濟之危機〉，《康導月刊》，第6卷，第7—8期。民國34年7月，重慶。
3. 〈陳那以後之量論〉，《中國佛教史論集》（三）。民國45年，臺北。
4. 〈後期量論一瞥〉，《國立政治大學三十周年紀念文集》。民國67年，臺北。
5. 〈喇嘛教〉，《西藏研究》，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叢書。民國49年8月，臺北。
6. 〈鉢的疆域和邊界〉，《西藏研究》，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叢書。民國49年8月，臺北。
7. 〈關於拉達克與西藏的邊界〉，《問題與研究》，第1卷，第7期。民國51年5月，臺北。

8 君庇巫美著《重征片吟稿》，頁29。

9 君庇巫美著《重征片吟稿》，頁60-61。

10 君庇巫美著《重征片吟稿》，頁53。

11 君庇巫美著《重征片吟稿》，頁62。

8. 〈中印緬邊界與麥馬洪線〉（上下），《問題與研究》，第1卷，第8—9期。民國51年7—8月。

9. 〈共匪與巴基斯坦之「邊界協定」〉（上下），《問題與研究》第2卷，第7—8期，民國52年4—5月，臺北。

10. 〈藏邊劃界記〉，《中國邊政》，第1期。民國52年6月，臺北。

11. 〈克什米爾及與中國邊界〉，《中華雜誌》，第3卷，第9期，民國54年9月，臺北。

### 三、講學

歐陽先生回到臺灣以後，前後二次受聘於國立政治大學邊政學系（1956—1958）及邊政研究所（1969—1980）為兼任教授，講授西藏語文、西藏歷史、西藏文化、藏傳佛教專題等課程，培育藏學人才。歐陽老師教學從不設門檻，但是對從學者要求極為嚴格，因此，正式生往往不多，反倒是慕名旁聽者眾。

六十八年（1979）10月，喇嘛從國史館退休後，也同時辭退了政大的兼任教職，但私人講學不輟。此一原本應寧瑪派劉銳之上師之敦請，成立於六十四年（1975）的藏傳佛學講座，相繼在臺北市南港、臺北縣深坑二處寓所，每周六上課一次，幾乎全年無休的持續開講，直到八十年（1991）喇嘛圓寂前的那個星期六為止，長達十六年之久。除了從農曆除夕到正月十五照例放半個月的年假外，終年法音宣流，同學也少有請假缺課者。

這個佛學講座，從藏文拼音和文法解析、因明啟蒙、宗義，到按照拉薩三大寺五部大論（般若、中觀、因明、俱舍、戒律）學程，將現觀莊嚴論、入中論、釋量論代表性注疏的系列傳講，旁及梵文文法、印度佛教史。喇嘛不受束脩，始終有教無類，聲如洪鐘，淳淳教誨，諸求法弟子如雷灌耳，振筆疾書，沒有坐沐春風的輕鬆，卻有滿載而歸的壓力，這就是眾所期待的周末法筵。可惜，也許是眾生福薄，也許是大師有意示現無常，因緣止於講授《釋量論顯明解脫道疏》約三分之二的篇幅，竟成絕響，連同俱舍論還有待其乘願再來宣講，全體聞法弟子不勝悵然！

喇嘛經常謙虛地說：「論佛法，我只能老老實實地拿本經論來講，離開經論不知道從何說起。」喇嘛平常授課，最強調教學目標，據此慎選教材，擬定大綱，掌握進度。世學用世學的角度，佛學用佛學的方法，共通的是都要言必有物，而且窮涉其源，任何教本，總是從書名、作者、版本，到章節內容，先唸一段藏文，再用中文逐

句解釋，一字一句都不放過。遇到比較難瞭解的關鍵處，再用因明論式反覆剖析。最受感動的是：到了晚年講授《梵文文法》和《釋量論疏》時，都還不辭辛勞，每次隨課印發手寫剖記數紙不等，前後彙集總數超過千頁之多。這種誨人不倦的教學態度，不僅在國內少有，即使西藏也未必遇得到這樣的善知識。

喇嘛歷年傳授的藏學相關課程，除藏文拼音和文法論外，幾乎都刻意選用不同的教材，尤其是藏文原典。所以有些學生連續上了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課，培養了不錯的藏文閱讀能力，和細緻的佛學論理思惟，紮下對藏傳佛學和藏學研究的有利基礎。

茲就筆者所知，喇嘛在政治大學邊政研究及自設絳帳授課，所曾經採用和教導的教材介紹如下：

### （一）梵藏語文方面

1. 教授自編《藏文拼音教材》。
2. 藏文文法《司徒講義》。
3. 藏文文法《司徒大疏》。
4. 塔爾欽編《藏文尺牘》。
5. 《梵文文法》（據藏字梵文課本）。

### （二）西藏文學方面

1. 旦丁著《詩鏡及其舉例》。
2. 貢唐·貢卻丹貝准美著《水木論格言詩》。
3. 瘋喇嘛著《蓮苑歌舞》（佛教寓言文學）。
4. 藏劇《蘇吉尼瑪》。

### （三）西藏史地方面

1. 五世達賴喇嘛著《西藏王臣史》。
2. 《印度佛教史》（選自流亡藏人課本，可能摘自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
3. 《西藏佛教史》（選自流亡藏人課本）。
4. 十四世達賴喇嘛自傳《吾土吾民》。
5. 夏古巴著《西藏政治史》（據英譯本導讀）。
6. 贊布諾門罕著《世界廣說》中之西藏地理部分。
7. 郭·宣努貝著《青史》（據英譯本附錄之轉寫原典文獻導讀）。

#### (四) 西藏佛學方面

1. 貢卻·亟美旺波《內外宗義略論寶鬘》。
2. 北京版《甘珠爾、丹殊爾目錄》。
3. 因明啟蒙《兌扎》(攝類學)。
4. 因明啟蒙《洛日》(心類學)。
5. 因明啟蒙《達日》(因類學)。
6. 宗喀巴·洛桑扎巴《現觀莊嚴論金鬘疏》。
7. 宗喀巴·洛桑扎巴《入中論善顯密意疏》。
8. 賈曹杰·達瑪仁欽《釋量論顯明解脫道疏》。
9. 嘉木樣協巴(1648-1722)《心明課本》。(1989年6月3日起講)。
10. 嘉木樣協巴(1648-1722)《因明理論略明妙解金鬘美疏》。(1987年9月12日講完)。
11. 羅桑卓之贊青(第一世班禪)《菩提道次第訣要·證一切知安樂道》(歐陽喇嘛口述,劉銳之筆譯,密乘出版社,1983)。
12. 蓮華生大士《密咒道次第寶鬘釋》(歐陽喇嘛口述,劉銳之筆譯,密乘出版社,1985)。

## 四、邊務理念的貢獻

喇嘛一生歷經國難,痛民生之苦厄,故其胸懷非囿於一隅,始終放眼四海,洞燭機先。先後二次入藏求法,在研習經論之餘,對西藏史地、文化、政情的博學多聞,透過著作、講學、報告、通訊等方式,對國家社會起了相當程度的貢獻和影響。審觀後來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的若干藏事施政措施,包括協助班禪等藏僧在國內的宏法活動,大量補助漢僧赴藏學法,以及拉薩小學等各地藏民學校的設置等等,甚至中央大學的成立邊政系,以及後來政治大學在臺北復校首設四個學系當中邊政系的入列,也許都是喇嘛歷次報告的影響結果。即使政權更迭之後,中共的諸多對藏政策,也有很多與君庇亟美喇嘛不謀而合的看法。

其中以民國26年的藏尼之旅,前後192天,自拉薩首途,循衛藏北道至日喀則,巡禮札什倫布、薩迦、定日、空布峪至尼京加德滿都,及回途返藏山道,進入藏江腹地,沿衛藏中道回哲蚌寺。沿途精繪地圖,詳記山川形勢,交通里程,寺院聚落,人物典故,風土民情,寫成《藏尼遊記》一書,留下許多翔實珍貴的紀錄,引人入勝,

百讀不厭。道見世間不平處，悲憫情懷流露無餘，不因身處方外有所諱飾。在〈藏尼日記〉的附記中，君庇亟美喇嘛綜合聞見所及，記述了七點感想，臚列如下供後人參考：

一、西藏民眾宗教使其愚蠢，官吏使其貧苦，愚蠢則知識譴陋，貧苦則生活墮落，鞭策桎梏到處皆是，不但無抵抗壓迫之能力，抑且無奮鬥前進之志趣。如果認藏族猶為民國同胞，則治藏之要，不在乎掌握其最高治權，而在培植有效教育，廣播革命種子。

二、藏中階級觀念濃厚，任何人不明平等二字之意義，突言解放必致盲無所從，愈使社會混亂而不易推行民國制度，在大部分藏人未具充分新自治能力之前，毋寧稍加鉗束為愈。

三、西藏在在須仰仗外力扶助，與其厚祿豪佛顯宦，不如急切減輕民眾之消費剝削，而合作事業刻不容緩，目前內地輸藏之茶葉，尤應肩負大部分責任。

四、自班禪內覲後，達賴統一西藏政權，樹基迄今二十年，已成堅固不可搖拔之勢，班禪方面雖欲思再度分裂以圖恢復昔日狀態，不但不可能，亦且不必，蓋在我國整個國防及外交關係上言之，政權之統一，實較分化為有力量，主張前後藏為兩個省單位者，實至愚之錯誤。惟目下前後藏之關係，必須約略加以調整，最急要者，莫如噶廈先事撤消其所派遣之札什倫布札薩喇嘛，蓋應允許該寺在宗教上有完全獨立自主之權力故也。

五、中國對尼泊爾國交之和睦，實西藏邊防最可靠之安全保障，應從速樹立對尼正常外交之基礎。

六、遊歷西藏，應先自問能在六千公尺以上之高原徒步千里，且攀危坡，援絕壁，而呼吸自由體力勝任否？如攜帶僕從，必須在內地預經嚴格訓練為合用，蓋西藏僕役根本不曉事理，即使其忠實勤儉，但其習慣思想終令主人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憾，絕對不能合乎吾人旅行中負有工作任務人之高度需要！且西藏人天性中之搖動，易惑，易誘，鄙懦，虛謊，負義等不良習氣，尤為吾人旅行時致命傷之危險。

七、余年來多不為愛我者所原諒，其故皆余削髮為僧，而又未經剴切公開解釋之故。然事實勝於雄辯，此書日記走筆之重點，即完全置於坦白真誠之觀點上，遺漏多有，虛謊毫無，無論何事，無論何人，文字之所述，即余心目之所思。凡余在此次旅行中所發之粗詞野語橫暴蠻強，皆和盤托出，無復隱瞞，攻擊傷刺，罔顧忌諱，自以為言忠於行，讀余日記，愛我者可以諒我，仇我者可以殺我！<sup>12</sup>

民國27年（1938）7月，君庇亟美喇嘛再以45天的幾乎全程跋涉的旅程，歷盡艱辛秘密完成大旺調查，寫了一分詳細的「大旺調查報告」，這份報告肯定透過中央大學羅家倫校長上呈給有關當局，作為重要的施政參考。下面根據他的手稿，作了相當篇幅的引用。在《大旺調查記》（手稿）第87頁，慨嘆當時中國人還沒有一個對於西藏的正確而遠大的眼光。他說：

「內地對於西藏關注較切的有兩種人：一種是一班想作西藏通的邊務政治家，其餘的一種是想要在靈山道場出風頭的宗教徒。頭一種人把西藏看成自己身上的一個疔瘡，總是時時刻刻地想法子要割治這疔瘡，他們不知道疔瘡是不能破膿的，越割則毒越散爛到全體，不但治不好，且害及生命，中國三十年來的對藏政策，完全是壞在一班操切過激的人的手裡。第二種人是把西藏看成一座寶山，總是時時地想法子要把這座寶山裡的奇珍異寶不留餘滓地搬回內地來陳列，於是就有一班佛教革新論者出現了。這兩種眼光是完全錯誤的，其結果祇會逼得怕嘗刀割和怕失珍寶的西藏人，越加日夜提心吊膽地和內地疏遠而隔絕。」<sup>13</sup>

他說：

「據我看來，西藏是個兩面大山間的一條絕澗，我們必須化費無限的精神和物力來建設這澗上的一座大橋，大橋工竣之日就是西藏問題解決之時。所以西藏又像是個大陷坑，我們必須要拿無量的金錢丟進坑裡去填平牠，所以把西藏拿到手裡實在是中國大賠錢的霉頭，但是我們就因為賠錢而拋棄西藏不要了嗎？這也是不對的！我們決不能因為一座橋或一個坑的資本太大而鄙棄自己的久遠的希望。這個希望是什麼？是從橋上走過絕澗的對山的拓殖和填平了坑地上面種植後的收穫，我們應該當在這種未來的拓殖和收穫的無窮的希望上頭作遠大的打算！」<sup>14</sup>

12 歐陽無畏著《藏尼遊記》（手稿），頁215-217。臺北：政大邊政研究所印行，1986。

13 歐陽無畏著《大旺調查記》（手稿），頁87。

14 歐陽無畏著《大旺調查記》（手稿），頁88。

他又說：

「我希望以後的辦藏事的人不要燥急邀功，『為政之上者因其情而治，次者導其情而治』我們應當懂得這個『因』和『導』兩字的妙訣。……我們要做到『因』字，必須極力迎合藏人心理，凡是他們願意的事，我們想盡方法去滿足他們；凡是他們所不願意的事，我們想盡方法來避免他們。我們要做到『導』字，必須極力貫徹自我的主張，凡是我們所願而彼不願的事，我們想盡方法去勸他們令之踴躍參加；凡是彼所願而我不願的事我們想盡方法去訓誡他們令之甘心接受。」

他說：

「照我個人的意見，我們應當根據宗教的情形來定下一個『因』而治之的政策，根據蕃地的情形來定下一個『導』而治之的政策，換句話說，我們要有一套澈底的宗教政策和澈底的教育政策。」<sup>15</sup>

他認為：

宗教政策的中心原則應當是：

- （一）以達賴、班禪，以及其他有西藏攝政資格的喇嘛，和拉薩三大寺、札什倫布寺為重心。」
- （二）西藏政教分離。
- （三）中華民國廣大的領域中，應開放給他們以無限的傳教機會，並政府切實保護。
- （四）國家擔負全部施主的責任。
- （五）政府實行宗教任務和事發的統制管理。」

教育政策的中心原則應當是：

- （一）重心寄託在下一代的西藏人。
- （二）使西藏人成為民國的人民，忠於國家。
- （三）西藏政策的服從者的栽培。
- （四）西藏土地和宗教的保護者的訓練。
- （五）大中華民國國族的胎孕。<sup>16</sup>

15 歐陽無畏著《大旺調查記》（手稿），頁89。

16 歐陽無畏著《大旺調查記》（手稿），頁89-90。

針對前述宗教政策，喇嘛認為：

「第一個重心，應當培植在三大寺內，我們應當設法派遣大量的漢僧來藏學經，使三大寺的每一院，每一康參，每一密參中都要住有漢僧，這樣在平時可以得到許多真實的情報，緊急時還可以監視邊人的行動。並且由政府來設法幫助這些漢僧考格西，幫助他們考得格西後來考做各院的堪布，這種堪布在西藏的最高國政會議中有壓倒一切的發言權和監察權的，這樣就成了我們在西藏政治上的最高原動力的重心。」<sup>17</sup>

第二個重心，應當由蒙藏教育來培植，我們應當在青康藏三省設立無數特別為藏族兒童設立的小學校和幼稚園，鄰近邊省的內地應當有一個專門訓練辦理全盤西藏的各種各色各部門的事業的下級幹部學校，在中央應當特別指定一個大學來開辦一個專門研究西藏一切實情的民族學系。換句話說，我們要把整套的西藏教育分作初中高的三等的教育教段，來分別地培植貫通西藏事業上下各層的人才，並且加以統制，這樣就造成了西藏一切事業運用力的重心。

第三個重心，我們應當培植現時所有經營西藏商業的內地商人，我們拿全國的力量來組織，來扶助他們的發展，和指揮他們散佈深入全藏的鄉僻深遠的地方去推行合作式的消費事業造成經濟力的重心。

第四個重心，我們應當培植新轉世的第十四輩達賴或第七輩班禪使他還未成年之時，設法令彼於學習教儀和經課之餘來讀漢文，灌輸民國的觀念深深印到活佛的腦子裡去。我們應該曉得，活佛是和皇帝一樣的，我們能夠培植一個好皇帝來，當然我們也能培植一個好活佛出來。…這樣便造成了我們信仰力的重心。」<sup>18</sup>

至於其他基於個案給內地寄發的報告或通訊，除少數公開發表外，內容如何不得其詳。民國89年（2000）張駿逸教授主編的《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周年紀念論文集》，披露了幾份歐陽無畏教授與駐印大使羅家倫之間往來的手稿，記錄了藏方驅漢事件後的西藏珍貴情資，民國40年（1951）前後在拉薩的危急艱難狀況，忠黨愛國的堅強毅力，板蕩忠貞的志節情操，令人動容。從喇嘛民國39年（1950）11月25日致羅大使函中，寫到「最可恨者厥為防部二廳，叩頭作輯託晚客串一番，及已粧扮出場鑼鼓啞寂，晚於抵藏後迄今未得該廳半文，累電累函亦並無隻字指覆，拿國家領土開玩笑，時至今日，晚已盡心為之，亦已智窮力竭。」<sup>19</sup>道盡亂世書生馳騁報國的無奈。

17 歐陽無畏著《大旺調查記》（手稿），頁99。

18 歐陽無畏著《大旺調查記》（手稿），頁99-100。

19 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周年紀念論文集》，頁39，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歐陽無畏教授〈鉢的疆域和邊界〉、〈藏邊劃界記〉、〈關於拉達克與西藏的邊界〉、〈中印緬邊界與麥馬洪線〉、〈共匪與巴基斯坦之「邊界協定」〉、〈克什米爾及與中國邊界〉等有關邊界的系列研究論文，也引領了民國50年代的邊界研究熱潮。

## 五、佛學思想的貢獻

喇嘛縱橫佛學奧義，其佛學思想，博大精深，難窺其涯，以下摘錄自摯友林崇安教授〈君庇亟美喇嘛之佛學思想及貢獻〉一文<sup>20</sup>，略述一斑：

### 1. 強調中觀正見：

喇嘛以為輪迴之根本在於無明，欲去除無明非掌握中觀正見不可，欲掌握中觀正見，則當依次掌握「婆沙宗」、「經量部」、「唯識宗」及「中觀宗」之中觀正見，經由層層深入，最後立足於佛護、月稱、宗喀巴大師之中觀正見，方是無明之根本對治。故其教學，注重《宗義》之宗派思想，強調判清各派之境、行、果，在見解上，對勝義諦及世俗諦之義相，詳加抉擇。依據月稱之《入中論》，讚歎宗喀巴大師將此論之「補特伽羅無我」及「法無我」闡述清晰，使後學者真正掌握中觀正見。

### 2. 強調修行次第：

喇嘛以為修行當依次由「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以達到「究竟道」。故對資糧未具而妄想迅速成佛者，痛加針砭。強調回諦十六行相之「無常觀」若未能先得，就不足以證得其後之「無我」等。對《現觀莊嚴論》之廣大現觀次第，甚表贊許，以為菩薩必須如是從多方面以探索空性，並配以廣行，方是菩薩。（故喇嘛常自稱自己非菩薩也）

### 3. 痛斥怪力亂神：

喇嘛對好講怪力亂神者，輒予痛斥。以為談神說鬼，不外妖言惑眾，障礙解脫。一切皆如幻如化，不須搬弄也。

20 林崇安撰〈君庇亟美喇嘛之佛學思想及貢獻〉，文刊臺北：《法光雜誌》第28期，1992。

#### 4.重視佛學源流：

喇嘛以為治學要清其源流，故對佛學之研究，重視歷史源流，其教學乃兼及《印度佛教史》、《西藏政教史》、《青史》等西藏史學著作。於佛學術語，則重視其梵文原義，故於西藏與印度時，會下工夫學習梵文及文法，謂此有助於詞義之詮釋。

#### 5.重視因明運用：

喇嘛常稱讚西藏之辯經方式，利用因明論式，層層深入義理，先熟習佛學名詞之義相與類別，而後提出宗、因以質詢。此種運用因明以治學之方式，幸存於西藏寺院中，實當早日移植內地。惜屢以因緣不具，未克達成。

喇嘛對因明（量論）之看法，主張「有所為而為之態度」，於其著作《陳那以後之量論》一文中，謂：量論家（即因明家）皆許一切法以自相存在，故可證以義相；於諸大小粗細之名相，不畏煩難，一一予以言證，富有實事求是之科學精神。爭辯之時，先則大肆詰難，次陳「破式」，而後安立論式，設機待悟，令敵方自生比量。

#### 6.重視戒律奉持：

喇嘛於西藏學畢「說一切有部」之《律經》，對小乘戒條之取捨微細處，經由辯論而明白；大乘之菩薩律儀，經由宗喀巴大師之論著而掌握，故其出家生涯中，時時維護戒律之扼要以行化。常稱讚格魯派寺院之僧眾，雖外似獷粗，而實皆戒律嚴守，故能教法常存。

#### 7.兼顧真俗二諦：

喇嘛以為出家眾雖與世無爭，但須明辨是非。於探討佛教真諦時，必須引經據典，有所依準，但仍須了解佛學只是印度文化之一支，不可拘泥不化。以因明辯析佛教教理，最易深入，但亦不可落入理窟而不克自拔。學佛固然要身體力行，但亦不可陷入神秘主義而排斥理性。此等皆喇嘛之常常諄諄告誡者。

綜觀喇嘛之佛學思想，立足於平易踏實，不尚神異，不求近功，捐棄好高騖遠，以實事求是之精神，經由聞思，以因明之辨析，深入佛法大海，而後處大眾中，潛移默化，指引群迷。

## 六、結語

歐陽教授學貫中西，融通顯密，無論是研究所課程，或是自設絳帳，對於慕名前來請益或聽課者，從不拒絕，不受束脩。畢生教學所傳授，除了西藏語文、史地、文化外，主要是藏傳顯教經論。或許是因緣未具，始終不曾以阿闍黎身分，收受任何灌頂弟子傳授密法，此乃其門生故舊之所共認者。在「想學好藏學或藏傳佛法，必須先學藏文」的告誡引導下，喇嘛憑其一己之力，廣播藏學種子，在臺灣培養了一批精通藏文，或服務於政界、學界，學以致用，或沉潛佛理，勤於譯著。

於世學方面，以民國58年到68年（1969—1979），歐陽無畏教授在政大邊政研究所的講學為例，短短十年的成果，一肩開創了臺灣藏學研究的新紀元，當代臺灣藏學界學者，泰半系出其門下（包括正式生和旁聽生），而且建構起了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樹狀傳承，影響甚鉅。

於佛學方面，歐陽喇嘛來臺後首先整理因明之論典與思想，完成《陳那以後之量論》及《後期量論一瞥》二論文，使國內學者初次了解西藏佛學所運用之因明論式，在陳那以後之發展及法稱之貢獻，並對西藏寺院之對辯過程有所認識。另一篇《喇嘛教》則在於陳述西藏佛教在「甚深見」與「廣行」二方面相關經典，以及藏文大藏經的版本，用以排除一般民眾對喇嘛教之曲解。喇嘛自設絳帳，依據藏文原典，傳授一系列西藏佛學課程，16年間，慕名而來聆聽者，莫不深受法益。島內之西藏佛學能不落於大陸之後，皆喇嘛之力也。<sup>21</sup>

喇嘛圓寂之後，藏學、藏文與藏傳佛學繼續在各大學及佛學研究所弦歌不輟。民國78年（1989）在臺北市區成立的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分設印度佛學、中國佛學、西藏佛學三組，也敦請喇嘛擔任西藏佛學組的導師，多所指導。二十年來，該所紹承師志，逐年加強西藏語文和藏傳佛典的教學。從「藏語入門」、「進階藏語」、「西藏語文法」、「藏語會話」、「漢藏口譯班」，到「藏漢經論研讀」、「藏密佛法選讀」、「印藏佛教文獻」、「菩提道次第廣論」、「章嘉宗義」、「現觀莊嚴論心要莊嚴疏」、「中觀文獻選讀」、「量理寶藏論」等課程，深受教界學界的重視，亦全蒙喇嘛恩澤之所賜。<sup>22</sup>

21 林崇安前揭文。

22 蕭金松撰〈緬懷師恩紹繼絕學——君庇巫美喇嘛圓寂十五周年追思〉，文刊臺北：《法光雜誌》第192期，2005。